

孕育恒星的摇篮·新的希望



◎ NEBULA



【星球往事】江波

想象之力汪洋恣肆 倾心力作感动心灵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星云Ⅶ / 江 波 等著; - 成都: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09. 12

ISBN 978 - 7-5364-6924-2

I. 星… II. 江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92397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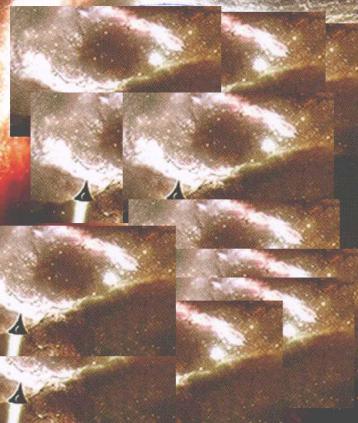
星云Ⅶ

著 者 江 波 等
主 编 姚海军
责任编辑 宋 齐
封面设计 张城钢
版面设计 张城钢
责任出版 邓一羽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:610031
成品尺寸 160mm×228mm
印 张 15.25
字 数 260千
插 页 2
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 2009年12月成都第一版
印 次 2009年12月成都第一次印刷
定 价 15.00元

ISBN 978-7-5364-6924-2

■ 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■

■本书如有缺页、破损、装订错误,请寄回印刷厂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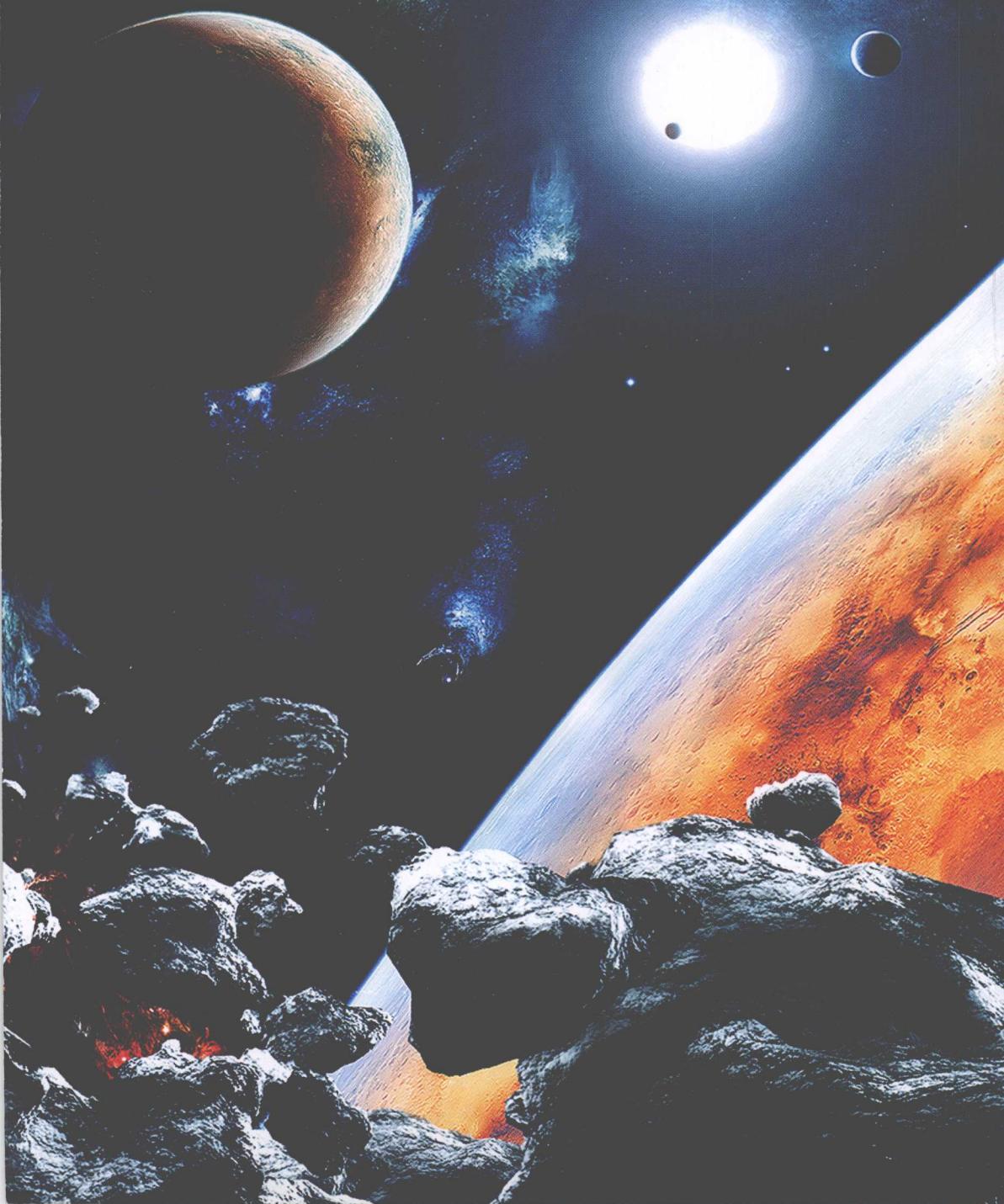


宇宙隨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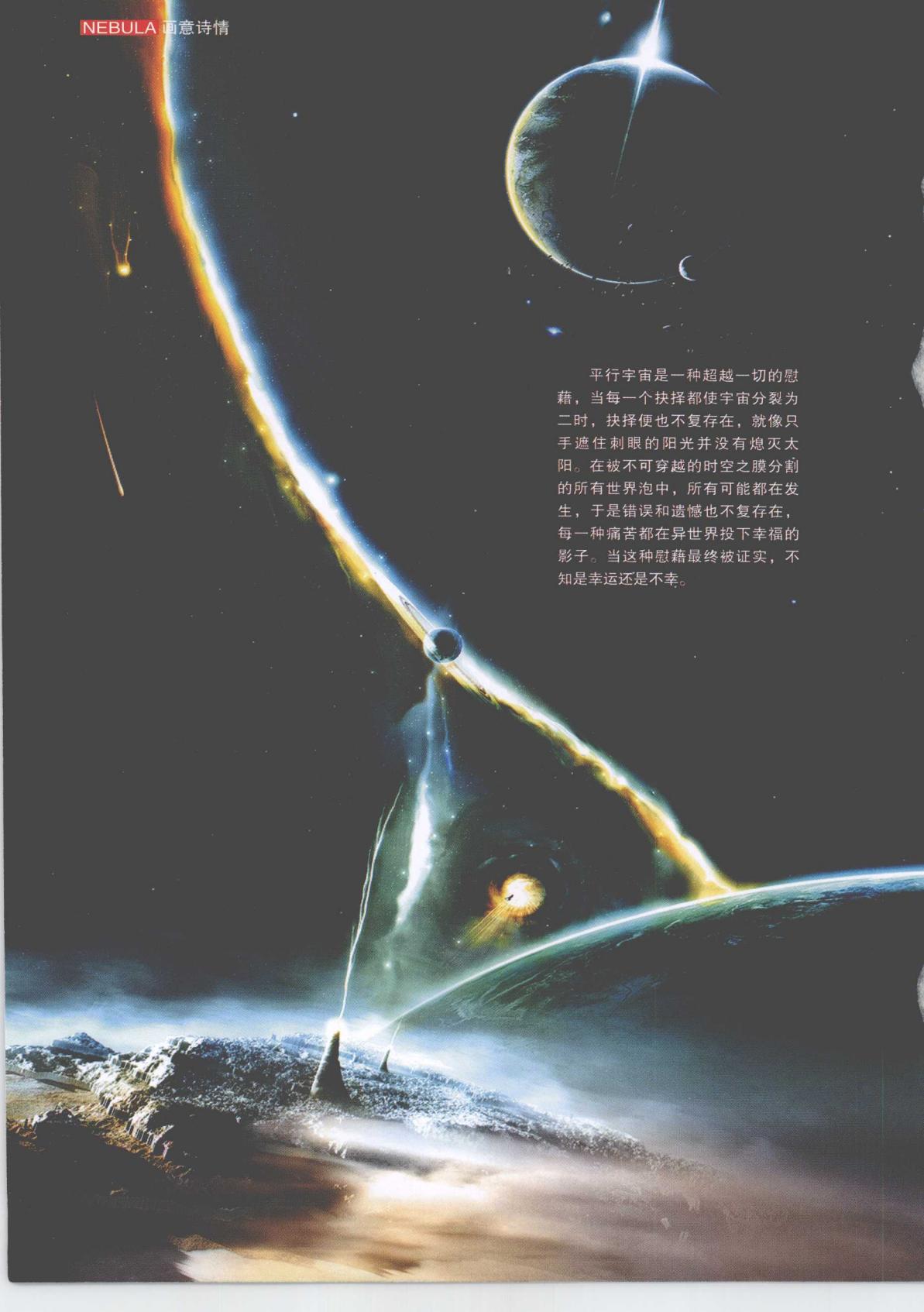
刘慈欣

没有证据证明智慧有利于生存，也许正相反，它是通向毁灭的捷径，因为最顽强的生命都没有智慧。但已经证明智慧能感受美，所以智慧的目的也许只是作为宇宙之美的见证者。必须渺小，才能感受宏大；必须脆弱，才能敬畏顽强；必须短命，才能感受永恒；必须能思考，以感受造物设计的精妙，又不能全知，以防一切在瞬间全透明。这就是智慧生命了，做这种见证者，神不行，只能是人。总有一天，他们会把自己脆弱的躯体装进金属种子，飞过所有荒凉和繁荣的世界，去感知那些神不能感知的东西，这也许真的是他们存在的目的。

焰火早已熄灭，虽然恒星仍在燃烧，行星仍孕育着故事和史诗，但一切只是正在冷却的灰烬；真正的辉煌在百亿年前的一个普朗克时间里已经发生并完成，与那瞬间的瞬间相比，一眨眼都是无尽的漫长。在那短得几乎不能称之为一刻的一刻，奇点暴涨为无限，于是有了以后一百多亿年的巨大存在和约束其存在的规律，于是有了阳光下的玫瑰和星光下的梦想，但这一切真的只是灰烬，宇宙辉煌的顶点不是为脆弱生命准备的，却被思想悲伤地探知。因此，不要抱怨人生苦短，只需哀叹生不逢时。



从行星上仰望银河系或仙女座星云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，要知道，行星上的一粒沙子并不能看到整个沙漠，而距离的力量竟使宇宙间如此巨大的存在尽收眼底。更令人惊奇的是，思想竟也能容纳这样的存在，想象的力量可以细化到星云的每粒沙——恒星，可以细化到恒星的每一颗行星，细化到那个小世界里的故事和传奇，细化到那上面一个绿色的公主与一个紫色王子的爱情。不要认为这种容纳是虚幻的，探索的深入已使虚幻和实在的界限模糊了，缤纷的万物可能只是相同的纤细琴弦上弹奏出的不同乐曲。所以，在敬畏星云的同时，加倍地敬畏思想吧。



平行宇宙是一种超越一切的慰藉，当每一个抉择都使宇宙分裂为二时，抉择便也不复存在，就像只手遮住刺眼的阳光并没有熄灭太阳。在被不可穿越的时空之膜分割的所有世界泡中，所有可能都在发生，于是错误和遗憾也不复存在，每一种痛苦都在异世界投下幸福的影子。当这种慰藉最终被证实，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。

星云

VII

目录

画意诗情

宇宙随想 / 刘慈欣

星云访谈

1 更新代科幻作家江波

宇宙冒险

5 星球往事 / 江波

91 星海深处 / 【美】乔纳森·舍伍德

119 巨人的肩膀 / 【加拿大】罗伯特·J·索耶

未来景象

49 十七号塔台 / 江波

135 镜中的罪犯 / 小麦

171 后会有期 / 【英】斯蒂芬·巴克斯特

神秘往昔

185 麦田里的中国王子 / 长铗

浪漫传奇

213 射线枪：一个爱情故事 / 【加拿大】詹姆斯·艾伦·加德纳

星云视界

235 美国科幻2009 / 【美】迈克·雷斯尼克

237 中国科幻2009 / 姚海军

星云访谈
INTERVIEW

更新代科幻作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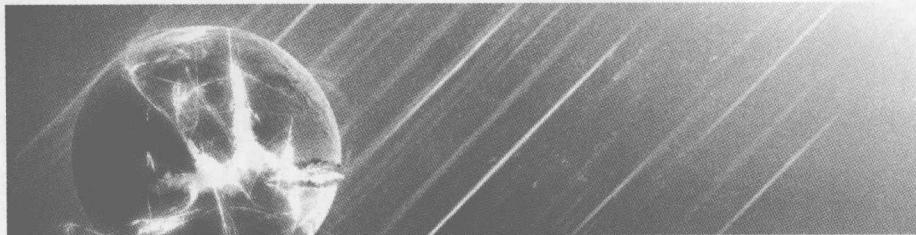
江波



江波，更新代科幻作家代表人物，清华大学微电子专业研究生毕业，现在上海某外资企业从事半导体研发。2003年发表处女作《最后的游戏》，迄今已发表中短篇科幻小说二十篇，其中以《随风而逝》、《洪荒世界三部曲》、《湿婆之舞》、《追光逐影》最受读者喜爱，其代表作《湿婆之舞》曾被译成日文，在日本科幻杂志上发表。

江波的作品内容丰富，语言简洁，风格冷峻，想象汪洋恣肆，充满硬科幻独有的艺术魅力。本辑《星云》收录的两部中篇对此进行了绝好的诠释。在这两部中篇中，江波再次对想象力的极限发出了挑战。

利用到上海参加高校科幻节活动的空隙，《科幻世界》编辑对江波进行了采访。



“迷”这个词很难准确形容我对科幻的态度

——江 波

问：是什么促使你投身科幻小说创作的？写科幻之前你就是一个科幻迷吗？

江波：我创作小说纯粹出于兴趣。最早的一篇科幻小说是参加《科幻世界》和清华大学科幻协会组织的征文，那时我正在读大三（也许是大四）。那篇征文得了一个三等奖，就是鼓励奖。研究生阶段，我又陆陆续续写了一些，都没能发表，就在研究生即将毕业之前，《最后的游戏》被刘维佳编辑看中，最后得以发表。这可能是我在工作之后继续尝试写作的第一推动。

至于说是不是科幻迷，我想“迷”这个词很难准确形容我对科幻的态度。我对于科幻的热爱包含在好奇心当中。对于未知世界的向往，从小至今，还算幸运，没有泯灭。所以除了科幻，如下领域也让我感到颇有趣味：湮没的历史、考古、传奇人物的逸闻和前沿的科学发现。事实上，在科幻写作过程中，我所试图做的，就是把这些东西杂糅起来，赋予其条理，编织成故事。可以说我的科幻小说，是以上这些内容的集中体现。

问：近期你有四篇小说比较集中地与读者见面，其中就包括收入本辑《星云》中的两部中篇，我想读者一定会为此感到欣喜。

江波：这四篇小说虽然都是新作，但创作时间的跨度还是颇大的。

《十七号塔台》	2008年12月
《星球往事》	2009年5月
《千千世界》	2009年10月
《时空追缉》	2009年11月

问：《十七号塔台》、《星球往事》这两部中篇和你以前发表的大部分作品一样，都有坚实的科学与技术内核，你在意读者称你为硬科幻作家吗？

江波：好的科幻必然是软硬兼具的，我个人不赞成作这种区分。我也很难被称为一个作家，只能算一个业余写手。硬科幻作家，用一个网络流行句式来说，就是“被定义”。不过这没有关系，我能做的是按照自己的理念来写，至于被定义成什么类型，交给读者和评论家好了。

问：硬科幻作家必须具备相当过硬的技术功底，按刘慈欣的话说：不好写。你认为如何才能写出优秀的硬科幻小说？

江波：我只能说一下自己写科幻的原则，至于说如何写出优秀的硬科幻，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，因为优秀和硬这两个标准都不是我能随心所欲制定下来的。

我的创作原则：一、不要和已知的科学世界相悖，你可以用一个完全在框架之外的理论，但是不能用明显相悖的理论，除非你的科幻母题就是对现有知识提出反驳。二、不要有逻辑上的纰漏。

问：你的创作灵感从何而来？在创作过程中一般会遇到什么困难？

江波：灵感来源于很多渠道。比如一句话、一个场景，最多的灵感还是来自别的优秀作品。比如读了《坠落火星》，写了《娥伊》；读了《留下的，留不下的》，写了《发现人类》；读了《时间简史》，写了《自由战士》……最近的一个例子：读了《冰与火之歌》的序言，写了《千千世界》。因为阅历所限，写作的基础只能是大量阅读。

写作中的困难主要还是情节设计，也就是如何把故事讲圆。至于克服困难嘛……时间能提供一切解决方案，前提是你要得对问题念念不忘。

问：你读的书的确蛮杂的，科幻作家的确应该有更宽阔的视野。每当说到这个话题，刘维佳都对你赞不绝口。

江波：谢谢。我读的书主要还是集中在科普和历史方面。

问：科幻应该有吧，能谈谈你喜欢的科幻和奇幻小说吗？它们对你的创作是否有所帮助？

江波：好的科幻小说太多了，水木清华的BBS精华区收录了大量作品，基本上我都认为很不错。它们对我创作上的帮助是很大的，从情节到语言到奇思妙想。这些已经发表的小说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参考点，或者说基准。最简单的要求就是你写出来的千万不要比这些作品差，如果有差距，就要努力弥补。

对了，我最喜欢的一个科幻作品，不是小说，是动画片《太空堡垒》，初中看的，非常喜欢，直到今天对其中的主人公和变形战斗机都有一种亲近感。眼下刚上映的《2012》也颇对我的胃口。

至于奇幻，前段时间刚读完《冰与火之歌》前三部，觉得挺不错。

我个人倾向于具有史诗气势的作品。如果一部作品具有这个特征，那么我都喜欢，远的如《荷马史诗》，近的如《大秦帝国》。科幻小说中也有这样的佳作，比如克拉克的《太空漫游：2001》。

问：对读者来说你是一个很有神秘感的作家，甚至上海的科幻作家和读者都不知道你就在上海。能聊聊你的工作和生活吗？业余时间你都是在写小说么？

江波：工作和生活都很普通，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而已，没什么值得展示的。至于神秘感，我想可能这是一种误读，慢慢总会消除的。

我业余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写小说，算是一个主要的兴趣爱好。

问：你的同事知道你是个科幻作家吗？太太不会怪写科幻占用了你的业余时间吧？

江波：同事里少数人知道，或者说极少数。我太太持的态度是既不反对也不鼓励。

问：啊？这种态度有压力。要珍惜，要努力……最后，谈谈你最近的创作计划吧。

江波：最近正在写一个长篇。计划在十万字以上，属于《湿婆之舞》系列（这个系列已有《湿婆之舞》、《五行传说》、《天空之城》、《追光逐影》）。主要内容是人类和异种文明的冲突，是整个系列的主干。这个系列已发的这些短篇和中篇，在这个长篇里面都能找到对应，这是我所构想的一个银河世界。在短篇上，可能时不时会写一点，短篇是没有计划的。

问：听说你写过《水滴》、《火种》、《天幕》、《月夜》等作品，都是短篇，而且都是科幻小说。这次写长篇，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？

江波：长篇和短篇不一样，长篇需要考虑的东西更多，比如人物的命运、情节的完整性、故事的广度等等。但对我来说，写长篇和写短篇没有太大的区别，都是在创作，都是在表达自己的想法。

问：听说你对《水滴》、《火种》、《天幕》、《月夜》等作品非常满意，它们都是你比较早的作品，也是你比较成熟的作品。这次写长篇，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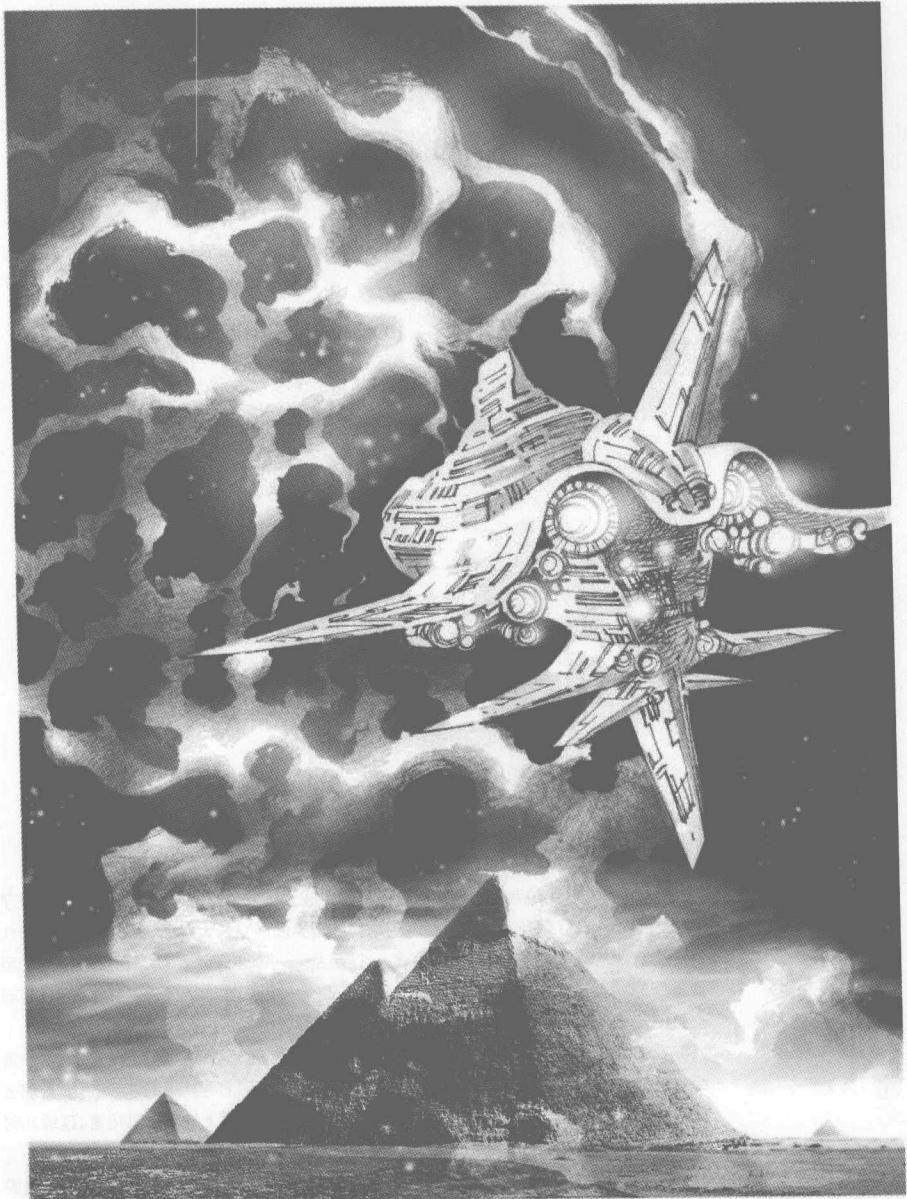
江波：长篇和短篇不一样，长篇需要考虑的东西更多，比如人物的命运、情节的完整性、故事的广度等等。但对我来说，写长篇和写短篇没有太大的区别，都是在创作，都是在表达自己的想法。

问：听说你对《水滴》、《火种》、《天幕》、《月夜》等作品非常满意，它们都是你比较早的作品，也是你比较成熟的作品。这次写长篇，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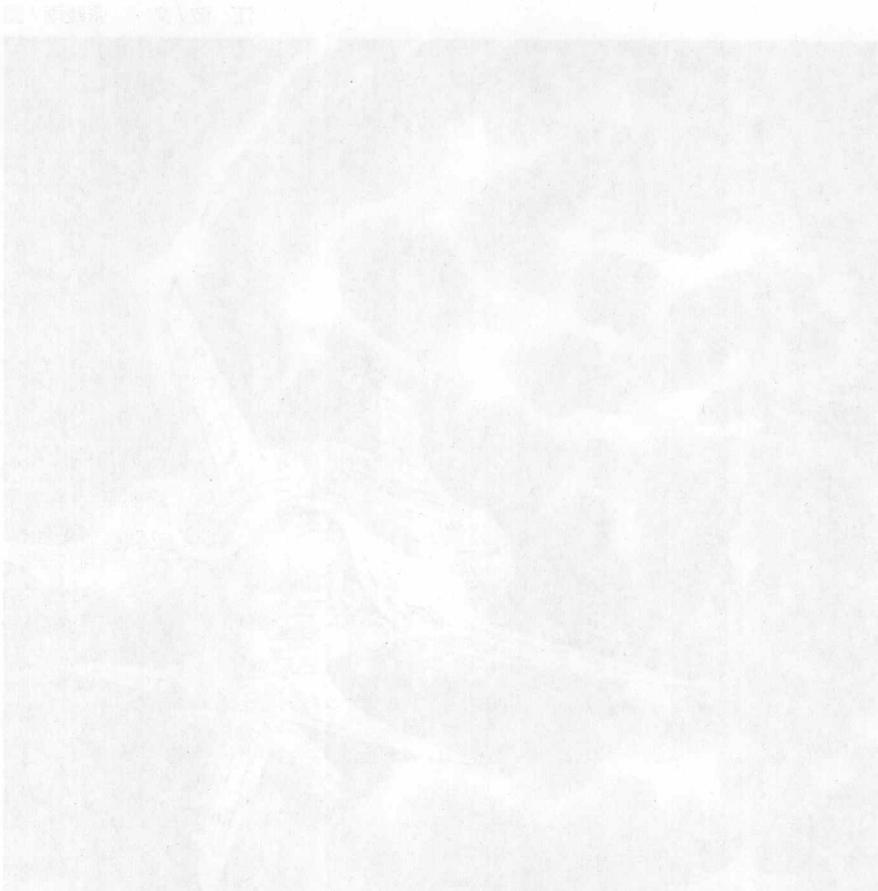
江波：长篇和短篇不一样，长篇需要考虑的东西更多，比如人物的命运、情节的完整性、故事的广度等等。但对我来说，写长篇和写短篇没有太大的区别，都是在创作，都是在表达自己的想法。

星球往事

江 波 / 文 张晓雨 / 图



星和未生



很小的时候，我对老师说长大以后的志向是成为一名宇宙开拓者。这个宏愿引来了哄堂大笑，我则面红耳赤地站着，心底对这样的嘲笑愤然。长大以后，我明白了儿童时代的这个宏愿的确只能是一个梦想，或者一个笑话——其他不论，单就五百度的近视和反复发作的龋齿，就永久性地将我阻挡在这还只是一种可能性的行业之外。于是，只有寻找其他方法来追寻童年的梦想，而科幻小说，是填补梦想的良方。

看了很多小说，自然就想到了写。写的目的也很单纯：向人讲述自己的想象，填补曾经有过的梦想。如果故事讲得不错，像是一回事，能够得到追寻梦想的读者的认可，那么就是成功。梦想不可追，只有退而求其次，希望能够成为纸面上的宇宙开拓者，延续儿时的梦想。

—— 2003年，江波成为《科幻世界》“每期一星”时如是说

托尔斯在飞船上度过了他的黄金岁月。光芒四射的恒星照射飞船，当光压达到四点五微帕时，自动系统就会将他唤醒。此刻，他正醒过来。

飞船很快在这个恒星系中找到了行星。“这是一颗岩石星球，它看起来不那么亮，有点锈迹斑斑……大小接近地球，有两颗小卫星，不知道另一面是不是有更多的卫星，其卫星大概只有月亮四分之一大小。”托尔斯照例录制航行日记。用地球和月球来对其他行星进行描述不是一种精准的方法，然而托尔斯习惯这么干。他知道自己的任务不是记录星星的位置和轨道，不是分析行星的化学成分，也不是寻找可能的生命痕迹，机器能够做到这一切，他唯一的任务是看——用一双人类的眼睛去看。

这件事极端枯燥乏味，却极为适合他。什么样的性格就该干什么样的事业，强迫着来是不行的。

托尔斯看了看时间表，飞船日历2574年10月11日。真巧，正好是十年！

十年前的今天——至少对他来说是十年前，他正身处太平洋的一个小岛，躺在沙滩上，仰望一碧如洗的天空。耳边是海水轻拍沙滩的声音，细微的风声，还有赤脚踩在沙地里的声响。

“托尔斯，走吧。”一个声音仿佛从很远处飘来。

那是商绍良。

商绍良是他的一个朋友，认识并不久，然而托尔斯泰认定他们之间有种惺惺相惜的默契。古人有说法，白头如新，倾盖如故，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。

他一定已经死了……托尔斯这么想。他活动一下脖子，脑袋画了一个圈，把关于商绍良和地球的一切都排除出去。

“现在我们正向那颗星球靠近，十个小时后，飞船将从十万公里的距离上掠过该星球，那将是最佳的观测机会……”他继续写航行日记。

“这是一颗浓云密布的星球，并不友好。”几个探测器进入星球大气，传回的信息告诉托尔斯这颗星球表面看上去十分平静，实际上一团糟。在厚实的云层下，以氮和二氧化碳为主的大气飞速流动，形成几个巨大的对流圈，时速达到上百公里的风暴一刻也不曾停息。

“这颗星球和地球颇为类似，然而在这里的大气条件下生命很难存在。”托尔斯不急不徐地记录着，“这是第四颗与地球类似的星球。地球那样的个头似乎在宇宙中很常见，只要主恒星的质量与太阳相近，就很容易产生一颗与地球类似的星球。TS115 不会特意在这颗星球停留，我也同意——我们已经在类似星球上花费了大量时间……”

托尔斯停顿了一下，有一句预言看起来很像是真理：生命到处都是，但绝大多数只是和细菌类似。在曾经勘探过的两颗星球上，最大的发现就是一些细菌。毫无疑问，它们是生命，甚至像是地球的细菌亲属，然而，它们充其量只是细菌而已。第一次发现外星细菌是值得兴奋的事件，然而反复地发现细菌只让人觉得沮丧。人类是独特的，这让人骄傲；人类是孤独的，这让人惶恐不安。

“我要尽量节省时间。”托尔斯接着说，然后关上了航行日记。

托尔斯看了看星图，每一个直径在两千公里以上的天体和它们的运行轨迹都被显示出来，飞船的轨迹以一道亮线表示，横穿几条行星轨道，从中央恒星边缘二百万公里处掠过，再次横穿行星轨道，最后飞出星系。整个过程需要一个月，那就是托尔斯能够保持清醒的时间。

初步分析进行完毕。虽然这颗星球并不友好，但从某些方面来看它仍旧很有趣，比如它的自转和公转方向几乎完全相同，就像一只硕大的轮子在轨道上滚动。还有，大气中飘扬着大量尘埃，这些尘埃似乎从来没有降落过，几乎遮蔽了整个星球，它让整个星球看上去几乎是黑色的。

托尔斯曾经过十六个星系，其中两个行星系统跟太阳系大不相同，它们的中央恒星太小，引力太弱，在漫长的岁月里，行星渐行渐远，失去恒星的光和热，成了冰冷的石头，在遥远遥远的宇宙深处绕着中央恒星缓慢地运行。另外十四个星系具有类似太阳系的行星系统，无一例外，它们都有一颗类似地球的岩石星球，类地球也许有生命，也许没有，这取决于该星球的表面温度。大部分星球表面温度很高，从摄氏两百度到六百度，区别很大，然而对人类来说都是地狱，不同之处仅在于那是地狱的第几层。只有三颗星球温度合适，然而，托尔斯在它们那里只找到了细菌。

眼前的这颗黑色星球略有不同。二氧化碳牢牢地包裹着球体，然而黑色尘埃几乎吸收了所有热量，星球表面温度很可能在零度以下。最乐观的估计是能够找到简单的细菌。

“地球上的生命哪怕不是唯一的，也是珍贵的。这不是猜测和推理，而是观察结果。在过去的十年里，所有的十六个星系看起来都荒芜不堪，加上眼前这个，就是十七个。”

托尔斯停顿一下，他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想回到地球去，这油然而生的冲动让他鼻子一酸，眼里充满泪花。他抽了抽鼻子，让心情平静下来。

类地球行星正显示在屏幕上，半明半暗的球体上青黑的色彩涌动，让它看起来仿佛某种活物。巨大的立体屏幕把星球呈现在眼前，触手可及，仿佛用一只手就可以摘过来。

“这是我们的星球。”十年前，商绍良就站在这样一幅星图前边，只不过，星图上那颗星球是蓝色的。

“你看，这是‘雷霆三’。”他的手伸入屏幕中，指尖触动一个小小的黑点，整个屏幕在瞬间静止，被碰触的黑点倏然变得巨大，栩栩如生的巨型飞船图像出现在托尔斯眼前，甲板上，排列整齐的管状物竖立着，黑洞洞的管口敞开，指向地球。

三十六根管子，每一根只有一发炮弹。然而，它的威力比地球上所有的热核武器加起来还要巨大。每一发炮弹都是一个小巧的飞行器，设计精巧而复杂，三百克反物质氢被隔绝其中，一旦炮弹把反物质倾泻出来，爆炸的威力可以把喜马拉雅山脉削低一百米，或者让日本列岛沉入大海。

托尔斯凝视着这些管子，“他们不会理会的。而我们却失去了地球。”商绍良瞥了托尔斯一眼，“这是最坏的准备。没有人想毁掉地球，然而我们必须得有手段让敌人惧怕。”

托尔斯的注意力回到雷霆三上。这个最具威力的智能武器平台正在地球上空静静地游弋，在月亮和星空的衬托下，充满冰冷的金属感。

托尔斯突然觉得有些荒谬，世界怎么会在短短的二十年间天翻地覆，变成一副他从来不认得的模样。

无数的人已经死了，更多的人还会死掉。而地球，这个所有人共同的家园，也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威胁。

他低着头，说：“你们都会被谴责的。”商绍良再次瞥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雷霆三的图像渐渐地后退，屏幕恢复成静悄悄的星图。青翠的星球在眼前优雅地旋转，触手可及，仿佛用一只手就可以摘过来。

“胜利者得到历史，是不受谴责的。失败者失去一切，并不惧怕谴责。”商绍良突然打破沉默。

监控器上红色灯光闪烁，飞船的探测器送回来一个强烈信号，它认为找到了有价值的东西。托尔斯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，这是大气探测仪，几个探测仪当中最简单的一个，它的既定任务是分析大气成分。托尔斯认为它已经非常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

然而飞船并不这么认为，短短的十五秒钟后，飞船突然转向行星。托尔斯在猝不及防的加速中从座椅上飘浮起来。他及时把自己拉了回去。

“看起来TS115认为事情非同小可，没有我的同意，它擅自采取了行动。”托尔斯在椅子上坐稳，第一件事就是给航行日记加上旁白，然后他开始质问飞船。

“TS115，报告情况。”

“高度有序结构确认。采样程序进行。”

“给我看看……”

托尔斯的话没有说完，左手边出现一个投影，一个透明的球状物若隐若现，飘浮不定，仿佛一个巨大的肥皂泡。强光照射过来，小球收缩，透明的内部出现了某种变化，刹那间变成深色，仿佛一个小小的奇点，把一切都吸收进去。小球的色彩慢慢变浅，纹路隐约显露出来，精美的螺旋花纹仿佛鹦鹉螺的美丽外壳，细微的颤动中，气流顺着螺线流动，它略微膨胀，所有的纹路在一瞬间消失不见，重新变成透明。

托尔斯目不转睛地看着它。它是活的！

大气探测仪把它分离出来，这东西的质量达到六十毫克，内外双层结构，中空，悬浮在大气中，四处飘散。大气探测仪过于简单，无法进一步说明情况。

然而这样简单的情况已经让托尔斯激动不已，他把视线转向星球。

“这些青黑色……”托尔斯考虑措辞，那不是星球的本来颜色，无数的细小颗粒飘扬在大气里，它们的数量如此之多，以至于整个星球因此而改变了颜色。最初认为这是尘埃，然而它们是活的，是某种生命！

“大气探测的结果看起来就像无数的孢子弥散在大气中，这真让人激动。这是第一次发现这样复杂结构的物体，而且规模如此巨大。单从数量上看，它们很成功。虽然不知道它们在多大程度可以称为生命，然而，直觉告诉我，它们就是生命。”托尔斯压抑着激动，用平静的语调把这个重大的发现记录在航行日志里。飞船没有回程，也许永远不会有一个人和他分享这充满着欣喜的一刻，然而人总是希望留下点什么，希望后来者知道曾经发生的故事，特别是这种重大的见证时刻。

托尔斯放慢语速，用一种郑重其事的语调继续记录：“托尔斯·冯，飞船日历2574年10月14日。我们在见证历史，人类飞船遭遇地球之外的复杂生命。很快，我们将揭开更多的秘密。